



流年碎影

那棵皂角树

□赵正午

新教室南山墙的堰头上，挺立着一株高大的皂角树，居高临下守护着校园。没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岁，打我记事起它就站在那里。树干光滑，正直粗壮，要两人才能环抱。顺溜的枝干上，细碎的黄白花下，狰狞武士般站着一簇簇硬刺。

皂角树不是豫西山区的常见树种，偶见夹杂在山上灌木丛里，也是身骨纤弱，几丈伟岸身姿的皂角树我至今也只见过这一棵。老一辈人说皂角树又名将军树，有驱邪镇宅的功用，学校有了它的庇护，家长和娃娃们似乎觉得这学也上得更安心了。

我在皂角树下度过了最快乐的三年时光，懵懵懂懂中的许多梦想都在这里起航。挂在树上的大钟余音悠长，至今时常在我心头回响。那个在树下用力拉扯钟绳的白发人，也总在不经意间潜入我的梦乡。

打钟人姓宋，是村里小学的民办老师。他每周一都会站在皂角树下对我们“训话”。乡下俗语说“成材树不用括（方言，指修剪），歪歪树罔僚（方言，泛指非正常状态）多”。他黑着脸提高嗓门：“老祖宗也会说错话，成材树也得勤拾掇，不修剪只能当柴火！松柏楸椿，上等木料；杂木洋槐，只当柴烧……”他掰着手指头滔滔不绝讲种树，说教学和种树一个道理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，每个娃娃都是一棵不可复制的希望树。路人停住脚听他说完，问宋老师是啥树，他一梗脖子扬扬下巴：“我能活成皂角树就知足。”很快，“老皂角”的名号就在学生中传开了。

庄户人家孩子多，任由孩子天马行空到处疯。但人人都知道有一个严酷“圈养”讲规矩长本事的地方，那就是“老皂角”在的学校。他的严厉是出了名的，谁家孩子顽皮，大人说“老皂角”来了，孩子立马会安生。

入学第一天，我远远看见“老皂角”背着手杵在教室门口，干枯瘦小，头发花白的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我不由一阵惶恐：“圈养”苦日子来了！

小学不大，“老皂角”年纪最大，资格最老，被任命为校长，教二、三年级的数学和全校体育课。

每天早上，他站在操场边倾着身子急促拍手：快！快！快！紧跑几步！仿佛驱赶小羊羔进圈一般。等把学生一个个赶进教室，他便到每个班里巡视，琅琅的早读声也立刻在校园里响起。冬天，他会持一柄长锹，把教室里搭了湿柴的火盆一个个小心铲到室外，常常被浓烟熏得涕泪长流，还得时不时替我们翻翻烤盆里的生红薯、凉馒头，待柴火燃尽了又把火盆移回我们脚下。

早读后是早操，只要是晴天，“老皂角”就不许我们偷懒。他在皂角树下伸出嶙峋的手臂用力拽动钟绳，钟声震得地皮发抖。那一刻，他像个沙场秋点兵的将军。“立正！稍息！向右转！”嗓音并不洪亮，甚至有些沙哑，但他的动作迅疾有力，再野小子这一刻也都变得老实听话，屏息直立做得有条不紊。

早操后是正课。“老皂角”开始往黑板上抄题，忽而停下来，猛地转身，一截粉笔头不偏不倚径直向窸窸窣窣的声音砸过去，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。

我那时比较幸运，没怎么挨过他的训斥。但有一次例外，他差点动手打了我！

炎炎夏日，进了校门要趴在水泥板上午睡。我们实在经不住蝉儿在枝头的撩逗，便偷偷溜出教室撒欢跑向河滩。刚刚满身糊上泥巴跳进水里，一声惊叫“老皂角来了”赛过晴天霹雳！清凉的感觉还未爽透全身就在脑海里凝固。

“不要命了！”“老皂角”带着几个人从炙烫的河滩上踉踉跄跄奔过来，因为愤怒，他嘶哑的声音有些疹人。这时穿衣逃跑根本来不及，我们只好钻出水光溜溜站成一排。“老皂角”满头大汗，喘着粗气，额头绷出条条青筋，牙齿咬得“咯吱吱”响：“你有几条命？撒了你的班长！”虽然他终究没有抬脚踢到我身上，但那一刻，我还是吓得脸色煞白，从此后，再也不敢偷着下河了。

我那时算是全校师生眼中的宠儿，但唯独“老皂角”没表扬过我。邻村的老师曾来动员我转学，被他严词拒绝了。据说他在别的班级一直把我树为大家学习的榜样，但却从没当面夸过我半句。就连每学期期末从他手里接过奖状时，他也总不忘絮叨我些缺点，警告我不许翘尾巴，使我不由得心生郁闷。农忙时节，碰面是经常的事。看到挽着裤腿满身汗渍的他向我走来，我便远远躲开。那时的我，心里是多么渴望得到他的肯定，但直到我以乡第一的成绩考入乡中，仍未听到过他的表扬。我曾经以为，这是我小学阶段最失败的事。

直到我数年后进城读师范，才从父亲口中得知，“老皂角”很早就和他说过：咱这漫山遍野的树，想都做房子檩条、高档家具不现实，就算做烧柴也不能叫它长满疙瘩劈不开。但你家娃就是放筏子到洛阳的松树、柏树，将来也是要顺着洛河到城里做大用场哩！听了这话我心里稍稍得到些安慰，但见到“老皂角”时仍觉得别扭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毕业回乡任教，与“老皂角”见面机会多了。他头发全白，驼得像只虾米，整个人像一只干瘪的老皂角。河边见到他，我忙上前递烟，他一摆手：“学会抽烟了？坏习惯，戒了吧！”一如当年的威严口气。我大喜，立刻顺从地把整包烟抛进河里。他侧身向我伸出大拇指——记忆中，这是他第一次当面夸我！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的鼻子有些发酸。

一年后，我调进城里，从此再没有见过“老皂角”。后来从乡邻口中得知，“老皂角”突发心脏病，突然就走了。

再后来，为建设中学教学楼，守护在小学校园里的那棵皂角树也被锯掉了。

幼年的美好一步步离我远去，有次回乡，我特意回到学校试图追寻一点往事的痕迹，幻想着皂角树树桩的周围或许该抽出一圈儿细细的嫩枝，结果来了半天悻悻而归。

怅然间回转身，看到新建的校园，幢幢教学楼整洁气派，孩子的笑脸灿烂幸福，我顿觉释然——想必皂角树的果子许多年前就已经生根发芽，它们在以自然界独有的方式，滋养、庇护着这方土地上的儿儿。你看，这些孩子不正是一茬茬蓊蓊郁郁的小树桩，沐浴在和暖充足的阳光下，正在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，不断为乡村、城市展露最美的风景吗？

四季皆有韵致，秋韵尤长。

春之韵，在于满腔满腹、满头满脑的希望。春潮汨汨地告诉你，春水在涌动希望；春草悄悄地提醒你，它在做一个葱茏的梦；春雨滴滴答答，像进行一场筹谋，走到哪里把计划书写在哪里，精准且有力；就连春雷，都是号角一样的存在，它能唤醒无数勇士，一起在春日里出征……你永远不知道春天藏了多少希望在身上，一个触目，一个伸手，一个抬脚，甚至一次呼吸，你都能嗅到萌动的味道。

夏之韵，在于张扬奔放的恣意，甚至绚烂无边的狂浪。太阳毫不掩饰自己的光芒，照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一片盛世辉煌。你热得狂汗直流，它乐得越发张扬；在它的带动下，夏雨也毫不客气，它撒开手掌从天而降，你说豆大的雨点？毫不夸张！一把把豆子从几万米高空坠下，那架势，万马奔腾都得消歇退让！那些绿草繁花，更是不矜持。深深浅浅的绿浓到化不开，各式各样的花靛到让人自惭形秽。就连夏天的风，也那样狂放不羁，安全不是它思考的问题，它从来只负责做它自己。

冬之韵，父亲一般隐忍含蓄，甚至不讲情面不讲道理。它用坚硬的外壳，包裹着一个悠长到你无法理解的谜。它知道，傻孩子一直疯长，是会出大问题的；世界一直热辣滚烫，是不能既寿永昌的。它选择萧飒，不由分说，剃光了树的叶子，让树干树根保存实力；板结了大地，让土壤和草根得以休养生息；它甚至冻住了大江大河，让它们有一年中难得的休憩；它还会刮起呼呼的风，让无数个奔波操劳的人，被迫蜷缩在家里……它用冷酷诠释着温情。可是，当我们吹去冬天冷峻的面纱，一定能看到它恒远坚定的柔情。

秋之韵，没有那么显赫直白，也没有多么明朗的特点，但恰恰基于此，让它有了最为豁达的优雅和宽容。

你不见那秋叶，飞扬着，遇到了风就打几个旋儿，如果恰好没风经过，它就那么款款地坐着气垫船掉落下去，可能会磕了头皮，碰了筋骨。但也没什么，岁月已经将它包裹得很柔韧，你捡起它会发现，它毫发无损，微微打起的卷儿，好似优雅少妇刚刚烫出的“大波浪”。叶面斑斓，也不影响什么，倒别添了一份时光的印记，像天然的奖章。你捏着叶柄感受它的柔韧，残存的水汽被捻揉出来，爆发出清冽的香味，那是植物血液的清爽，好闻到无法复制。

你不见那秋雨，总是在夜里落下，叮叮咚咚敲打着窗棂，恰到好处，既能拨动睡眠的穴，也能谱就沉沉的梦。空气是被秋雨打过招呼的，凉而不冷，那是“爽”的滋味。尤其

秋之韵

□卢白琼



其是经过了夏的奔放，炎热褪去，一夜秋梦千金不换。这份韵，居然化作了实实在在的福利，让你拥衾而眠，静听雨打窗轩。想来，无论是帝王还是乞丐，这一刻的梦里，都会有诗、有画、有天涯。

你不见那秋山，层林尽染，色彩斑斓。最美的画家来了，都自叹弗如。调色？不，秋天从不调色，它只做自然色。晕染？不，秋天从不泼墨，风雨自调。布局？不，秋天从来无心。勾勒？不，秋天只做写意。红的是枫叶，柿子

苹果寄乡愁

□潘朝红



陈里的我们拉回家，我们一路欢喜着，父母的脸上也溢满了笑容。

苹果的品种有很多，花期和成熟季也不相同。最早期成熟是金冠，它刚下树时，碧绿、鲜脆、酸甜可口。放一段时间，颜色变得金黄，果肉也变得绵软，咬一口醇香。还有红星，果身体片红或条红，刚开始脆甜，放些时日颜色越发红润，果皮虽然还硬着，但咬下去，果肉已成果泥，像久酿的老酒，香气扑鼻。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红香蕉。再接着，华冠、国光、富士也排着队到了采收季。富士最受人们青睐，因为它色泽鲜艳，颜值最高，再加上它甘甜多汁，而且还耐储耐运，销路最好。所以，家家户户都数富士种得最多。从初秋到初冬，采摘完了富士，轮到最后成熟的秦冠，初雪也跟着来了。被雪覆盖过的秦冠苹果，冰凉中透着微甜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物质贫乏的年代，一年大半时光里都有苹果吃，年少的我感到幸福又满足。

除了现摘现吃，我们实现“苹果自由”还有多种吃法。母亲把苹果去皮切块，煮进小米粥里，那粥我能多喝两碗。哥哥不知从哪偷来的“秘方”，把苹果块裹层面粉，用油炸至两面微黄，再放入烧得冒泡的白糖里滚一下，美其名曰：拔丝苹果。苹果竟有这么高级的吃法！我和弟弟疯抢着。大雪纷飞的冬日，全家围着一盆炭火唠着嗑，这个时候，丢几个苹果进去，待汁水冒着热气顶开果皮，我们一人拣出一个，掰开苹果被烧焦的皮，咬一口热乎乎的果肉，瞬间温暖从唇间到胃。等吃到里层，未烤透的果芯还保留着它最初的样子，冰凉中带着甘甜。再啃，丝丝清凉，沁人心脾。一热一凉的体验，映衬着雪天，妙不可言。

我们依傍着大山，苹果滋养着我们。毕业后，虽然我和弟弟都在外地工作，但对家乡的苹果依然割舍不下。哥嫂最懂我们，每年的丰收季，纵使隔着千山万水，他们都会给我和弟弟寄家乡的苹果，从早秋到深冬，每个品种都不曾落下。

一箱箱的苹果连接着我和那片大山，传递着千丝万缕的甜意，还有那永远剪不断的叫乡愁的情愫。

远去的碗底锅锅

□姚俊

在使用过程中，需要不断地拨去碳化的灯头，才能保持足够的亮度，正如诗中描述的那样：“一点分明值万金，开时唯怕冷风侵。主人若也勤挑拨，敢向尊前不尽心。”

第三是“锅锅硯”。在碗底锅锅里倒些墨汁，它便是一个砚台了。我小时候写大楷作业，用的就是锅锅硯。由于家境不同，同学们有带雕花锅硯的，有带塑料墨盒的，我用锅锅硯写的大楷，常常被老师“圈红”点赞。每年除夕前几天，我把锅锅硯拿出来，请老师来写春联。老师龙飞凤舞的书法，让我们产生了“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”“古瓦凿成今日硯，待教人世写兴旺”的诗意场景，那个“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吃白馍，放鞭炮”的幸福时刻也即将到来。

第四是“调色板”。农村人家有娶媳妇、嫁闺女的大事，都要先蒸好带有红点的馍馍。这时候，碗底锅锅又充当了调色板的角色：在锅锅里放上“洋红”色料，再加入清水调到适中，待热馍出锅时，用筷子头蘸红轻点，馍馍瞬间变得红白相衬，瑞气缭绕，十分喜庆。

第五是“量具”。碗底锅锅还是专门借（还）食盐的量具。缺盐少醋是农家常有的一事情。平时家里没盐了，将就着吃几顿醋（淡）饭倒也正常，但是一旦添客，一定要用锅锅去邻居家借盐，因为它容量适中，一锅锅

叶，还是其他什么树的叶子？听到你问，秋天连眼皮也不抬，只说：那是树叶。至于什么山上的什么树？秋天才不管不问，那是春天和夏天的事儿。到秋天了，秋天做自己，也只想让树啊花啊草啊鸟啊虫啊甚至石头都做自己。所以，秋天什么颜色——随意色。这偌大的包容，成就了斑斓，这斑斓会有红绿的骤然搭配，有红紫的浓烈相随，更有三原色的自然过渡。但你丝毫找不到搭配不好的突兀感，倒是有一种不管不顾的惊悚，扑面而来！怎一个“美”字了得。你夸了又夸，赞了又赞，有秋风拂过，你以为秋风是来感谢的。错！它仅仅只是路过。清瘦一缕，缓缓来，款款去，无影，无踪，无消息。

你不见那秋花，各放异彩，绝色独占。不信它不输春花的娇艳？菊花为证，有姹紫嫣红，牡丹又何妨？端庄有端庄的艳，俊逸有俊逸的彩；不信它比得过夏花的绚烂？桂花无言。它不动声色的幽香，引着你的脚步，让你屏住气站在它的面前，目不转睛看它的叶瓣，寻它的花蕊。欲再闻清香？对不起，可远嗅不能近衰。于是满怀崇敬，你离去。站在远远的地方，致敬一朵又一朵微不足道却又气贯长虹的花儿，这绝对是比较绚烂还要高级的烂漫。更别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吧，秋天从它身边溜过去，不惊扰它，不强迫它。这不，橘子害了羞，柚子在争气，果然到了冬天它们红的红了，胖的胖了。但它们都能记得住秋风的赦免之恩和视而不见。

你不见那秋实，唇舌替你问候。石榴是笑开了嘴的好，葡萄是紫膛了脸的甜，那枣子是圆滚滚的美，那莲子是大眼睛的鲜，苹果在枝头迎秋风，柿子在叶间涂脂粉。这是个果实丰收的季节，果实却在心里蕴蓄着种子，秋当作看不见，任你把它们藏进土里、揣进来年播种的口袋里，即便偷偷送给春天，它也不管。有些果子不愿意成熟啊，不愿意就不愿意吧，秋天从它身边溜过去，不惊扰它，不强迫它。这不，橘子害了羞，柚子在争气，果然到了冬天它们红的红了，胖的胖了。但它们都能记得住秋风的赦免之恩和视而不见。

秋天的韵致，大到绵绵不断扯天扯地的雨水，小到丝丝缕缕迁延不断的叶脉；秋天的韵致，既有生生不息的希望，也有垂垂老矣的松弛；秋天的韵致，是结果的籽，也会是刚出土的苗；秋天的韵致，会容纳四季，一天之间温度辗转，一夜之间季节切换；秋天的韵致，是智慧之至，它甚至会站在季节的节点上，温柔、无言和你并肩而立，一起看来时路，一起缅怀旧景，也一样会陪你面对即将到来的猎猎寒风。

这一切，只因为它那广阔无垠——包容。



诗路花语

白天鹅 我们在这里等你

□李少民

当树上的叶子一片片随风而去
白云捎来你即将抵达的消息
千万里飞来你一定要平平安安
白天鹅，我们在这里等你
斗转星移，你岁岁如约而至
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同舟共济
那期盼的目光如千万朵涟漪
一圈一圈，朝着你飞来的方向传递
此刻，你一定在穿越万里云空
一路飞来，累了也不曾歇息
你一定看到了无数人在翘首远望
期待与你再次亲切相聚
此刻，你一定扇动着有力的翅翼
在灿烂的阳光下飞越千山万水
那长长的脖颈昂扬成绝美的姿态
仿佛诉说着永远不变的情谊
白天鹅，我们在这里等你
如湖畔诗诗巨石与你不离不弃
当你降临这片水域
无数颗心将为你举起欢迎的大旗
千言万语都难表达此刻的心情
白天鹅，我们在这里等你



题字：邵玉铮

